

顾倬顾衡：父对子的无尽思念

| 汪春劫 文 |

无锡教育界的顾倬，当时不仅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。顾衡是顾倬的第三子，他早慧聪颖，16岁考上东南大学数学系，却不顾生命危险，投身革命，25岁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，时为1934年12月4日。10多天后为农历冬至，年过花甲的顾倬坐车来到无锡西郊大池先人墓前，失声痛哭。“夜夜枕边泪不干，回思往事太心酸。驱车哭汝先人墓，万木沉沉万象寒。”丧子后顾倬写下了100首悼亡诗，篇篇都是如泣如诉。

无锡教育界的“一号首长”

110年前，无锡最高学府——无锡师范学校（时名省立第三师范学堂，简称省三师）在学前街诞生，它的第一任校长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顾倬，时年39岁。顾倬连续执掌无锡师范11年。

在顾倬苦心经营下，学校设备逐步完善，制度日趋严整，集聚了一批优秀教师，尤其是文史大家钱基博任教三师6年（1917—1923）。1918年，江苏省教育厅召开省立师范学校校长会议，确定全省分十个师范区开展教研活动，以三师为中心的“第三师范区”划定的学区范围为：无锡、武进、宜兴、江阴、靖江等五县。这更确立了三师在太湖与长江之间小学师范教育中的中心地位。

三师主要招收初中毕业生，学制4年，其规模不大，第一届本科毕业生共23人，到1927年共毕业十三届，计500余人。三师附属小学兴办于1913年。

顾倬除学校管理外，他还参编一系列教材，这些教材在全国发行，赢得好评。顾倬著的《初等学修身范本》八册（1906年文明书局石印本），编辑的《幼儿保育法》（1907年中国图书公司印行），翻译的《师范学校教育学》（1914年），钱基博编著、顾倬校订的《新师范讲习用书国文》（上、下两册，中华书局1924—1925年印行）等都是中国新式师范教育教材的开山之作，现在打开孔夫子网，惊见顾倬许多著作都被炒成了天价。

献身革命的顾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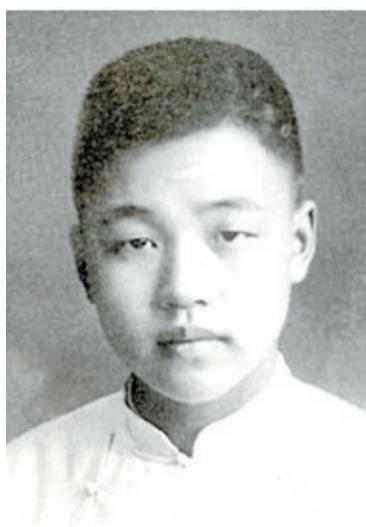
顾衡1909年出生，时父亲顾倬担任小学校长，家境非常优越，比他小两岁的妹妹回忆道：

“待我稍稍长大，进入童年时代，我记得我们一家是个大家庭：父、母和我们兄弟姐妹共四人，加上大哥、嫂和侄辈（共七人），这样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有十余人，生活在一起，非常和睦。家中经常保持着4至5个女佣，因大嫂每年生育一次，新生儿即由乳母哺养，在小孩断乳后，仍请她抚育。大嫂生育第二个孩子后又要再雇乳母，为此在哥嫂的房间里必需保留2至3个女佣（其中一人是做杂事的）。”

“我家的住房是五上五下的二层楼房，每间面积都很大，所以必要时就可用木板分隔成两间（所谓前后间）。这样前间可以住人，后间也可以住人。在我的记忆中大哥大嫂总是住在楼下东边的一大间。楼下的第二大间：前半间是吃饭间，放着一



无锡师范钟楼



顾衡

张大圆桌，可供十余人同时吃饭。后半间基本上是女佣睡的房间。第二间的旁边是扶梯间（其后面就是后门间），由此可登上二楼。在这五上五下楼房的前面，分成两个院子，种些树木花卉等。在大厅前面花坛的左方有一间专放稻柴、麦柴的屋子，以供每日烧饭烧菜的用柴。此外还有东、西两面的灶间、一间浴室和一间粪池。”

顾衡4岁时，父亲就发觉他才智出众，能文善讲，又有数学天才，很有培养前途。他先在父亲任职的锡师附小读小学，1923年，14岁的顾衡考上东南大学附中插班生，离开无锡到南京上初中。1927年他考上东南大学（1928年改名为中央大学）数学系。

对政治很关心的顾衡投身于社会改造中，时值第一次国共合作，顾衡秘密参加了国民党。1927年春，在南京秀山公园举办的纪念孙中山逝世两周年集会上，顾衡聆听了共产党人恽代英、萧楚女的政治演说，深受启发，顿觉视野开阔，耳目一新，对国家和民族命运有了新的认识，开始学习马列主义，思想上逐渐接近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。

长嫂钱寿朋有两个妹妹：钱寿华、钱寿荣，她们常于假期中从外地来无锡游玩，住在顾家。顾衡与钱寿荣的恋爱遭到顾衡父母的反对。后钱寿荣不幸病逝，“恋人的死亡，使他对这个封建大家庭发出了刻骨的仇恨。”与家庭和亲人断绝一切来往。

1929年，顾衡放弃学业，离开中央大学，找到他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中学同学葛春霖（1907—1994），其间他一面在新农农林学校当教员，一面主编《现代中学生》，呼吁中小学教师起来革命，后杂志被查禁。1930年，顾衡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决心把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，时顾衡21岁，正芳华。

1930年冬，顾衡受党组织派遣，由北平到皖北，以太和师范学校国文教员为公开身份，从事党的地下工作。在他的努力下，太和党员由原来的11人增加到100多人，次年重建太和县委，顾衡任书记。到1932年夏，全县党员已达200多人。

1933年夏，南京党组织遭受第七次破坏后，顾衡临危受命，接任南京特支书记。当时南京仅有一个特支，

党员八九人，作为国民党首都，这里宪警、特务密布，极其危险。顾衡刚脱下农民的服装，又穿上了褪色的工人短装，戴工人鸭舌帽，经常出现在浦镇机厂、下关等工人集中的地方，结交工人朋友，宣传革命思想。他几乎和工人一样，唯一让他不满意的是自己的双手仍然比较白净。得知用碱水洗衣服能使手变粗，他便模仿，还把手放在沙子回来回搓，直至把一双手变得粗糙。

顾衡深入基层，把工作重点由原来仅限于知识界而迅速转移到工人群众中去，积极开展工人运动，使南京市委的工作面貌为之一新。1934年8月1日，由于叛徒出卖，顾衡不幸被捕。

得知儿子被捕的消息后，顾倬从无锡赶到南京，千方百计设法营救，辗转找到国民党要员吴稚晖、陈果夫、叶秀峰等人。为营救儿子奔走权门的痛苦心情，顾倬曾经写诗形容：

闻耗星奔到建邺，营谋真个欲惊魂。此生傲骨销磨尽，为汝低头权要门。

在国民党首都宪兵司令部军法处的法庭上，法官问顾衡：“你本是国民党党员，何以背叛国民党投入共产党？”自称翟大来的顾衡立即反问：“我问你三条：第一，孙中山生长满清，何以背叛满清？第二，国民党是否实行三民主义？第三，蒋介石是否卖国？”法官瞠目结舌。

四个月中，顾衡父母曾三次探监，劝儿子委曲求全，可顾衡立场没有任何改变。

阿娘阿父三探狱，辱志降身不可能。

软语柔情嘱变化，陈词毋再致人憎。

降则为奴违则死，前途指示本分明。

爹娘痛绝终无奈，志士求生大节违。

由于顾衡亲友的多方营救，军法官允诺，判顾衡为无期徒刑。顾倬才稍微放心一些，认为保全性命可无问题，以后再想其他办法保释。谁知案卷送到宪兵司令部首脑谷正伦处，谷看了审讯记录大吃一惊，亲笔改批：“秉性顽强，怙恶不悛，改处极刑。”

1934年12月4日，顾衡在雨花台

壮烈牺牲，年仅25岁。其遗体由好友收殮，置于一寺庙。

父对子的无尽思念

获悉顾衡遇难后，62岁的顾倬万箭穿心。夜不能寐的顾倬当晚赋七绝38首，回顾儿子短暂一生，叙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沉痛。

意犹未尽的他，又写了32首七绝，再哭衡儿，赞赏儿子的死是为了国家更美好的未来，是献身于一个更伟大的事业。“汝死端因争善政，誓将喋血动明廷。中原倘乏河清望，逆料泉台目不瞑。”

12月30日，有人从南京来到无锡，向顾倬讲述了顾衡就义前后的一些情况。顾倬听罢心潮难平，当夜又写了七绝20首，“就义从容口号呼，两丸坠地血模糊。薄棺草草藏白狗，黄土长埋此罪徒。”

顾衡被捕后，虔诚事佛的母亲常常在佛前磕长头，祈求佛祖保佑其子命大福大；儿子牺牲后，其母更是神不守舍神情恍惚，不时出现儿子生还的幻影。1935年顾倬又写七绝10首，《四哭衡儿并慰室人》：“声声号恸儿知否，碧落黄泉几费词。最是不堪肠断处，人向贤母哭英儿。”

1935年农历十月上旬，时晴时雨，63岁的顾倬每天乘黄包车来到西郊，为儿子的营葬忙碌着。“孟冬天气半晴雨，日日驱车向墓行。一事未亲常眷恋，为儿营葬记痴情。”

1935年10月下旬，顾倬来到南京，将儿子的棺材从萧寺“接柩返里，暂厝祖山”。载着儿子灵柩的小舟由仆人护送，顾倬乘火车先行回锡。顾倬回家后充满自责，“相偕两友今迎送，萧寺长辞到水湾。我是劳人真草草，不堪弃汝返乡关。”“风波竟阻小舟前，停泊江干历数天。报到故乡忧始释，幸闻仆语告安全。”

风雨兼程中，顾衡即将魂归故里，顾倬诗中记录了接灵前后的行状：“徘徊独步镇山畔，接汝归舟缓缓前。一路伴行亲执紼，到山暂厝祖莹边。”“图书衣物都抛弃，剩有一棺返故乡。叹息尚承良友力，人生到此费思量。”

11月9日，《孟冬中浣四日，为衡儿营葬，赋诗哭之》：“凄绝天亲送葬时，白头老母最伤悲。更知清泪临风洒，姊在病床妹远离。”送葬的队伍中，少了两人，顾衡的妹妹在顾衡牺牲后不久也因病辞世，其姐身体欠佳，无法为顾衡送最后一程。“葬罢全家怅惘归，独临蒿里尚依依。凄风暮雨催促返，返步只能与汝违。”“一代青年到此休，半生浪迹等蜉蝣。料知泉下绵绵恨，不尽江河宰割秋。”“汝为躯壳长埋日，我是精神已死时。与汝有缘期来世，共同戮力振邦基。”顾倬的记事诗字字血声声泪，悲痛欲绝之情力透纸背，今读之仍心如刀绞。

顾倬的100首《哭衡儿诗》和《祭衡儿文》皆收在他1898年至1938年间写的《云窝诗存》和《云窝文存》两稿本中。在国民党统治时期，《诗存》和《文存》既不能公开，更不可能出版，一直被他的女儿顾清侣珍藏在身边。现在这些诗文传给顾清侣之子，其复印几十本，赠送给无锡市图书馆、南京市图书馆收藏。